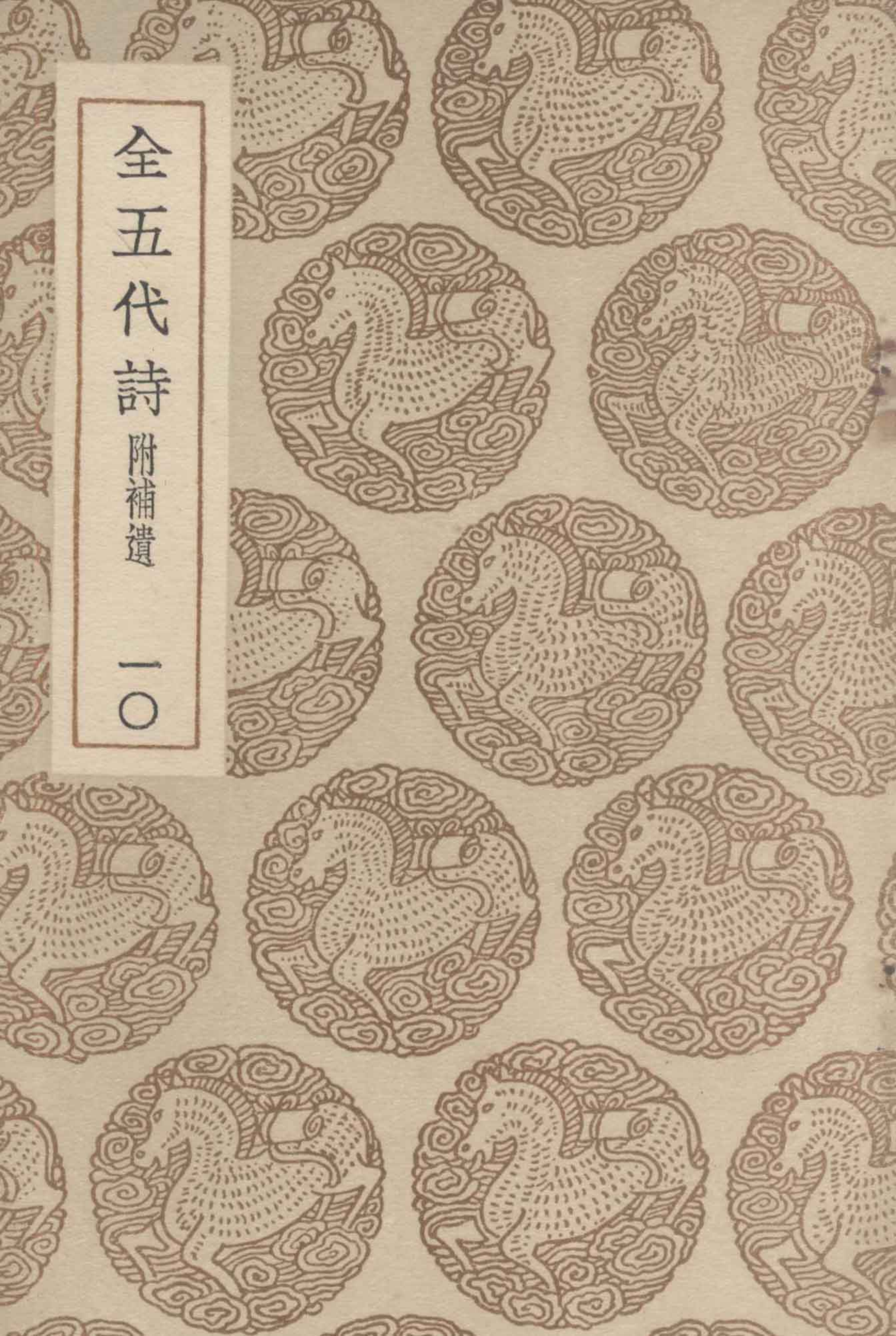


全五代詩 附補遺

一〇





全 五 代 詩

附 補 遺

(十)

李 調 元 編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全五代詩卷六十

## 後蜀

張嶠

嶠字平雲蜀人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著有元珠集

茅亭客話嶠嘗撰參元錄歌行句偈百餘篇有勾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嶠答云非千日月照晝夜自

分明又問百億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礙山河時如何嶠答云紅尾漫搖三尺浪真龍透石本無踪

偈詩

蠶流來問我家風我道玲瓏處處通頃刻萬邦皆徧到途中曾未一人逢

勾令元

令元亦居士蜀人

茅亭客話勾居士宗嗣張嶠著火蓮集無相寶山論法雜言百餘篇

敬禮瓦屋和尚偈

大空無盡劫成塵元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于此塔葬全身

杜仁傑

仁傑孟蜀時人

十國春秋仁傑善導氣烹鍊之術孟知祥鎮西川仁傑來蜀留題云云

至真觀

坤所載乾所幘象與形孰朕兆緯五行環二曜流而川何浩浩四溟宴九河導神有嶽山有嶠粵天壇極道妙巉孤撐未易到日出沒見遺照偃東西絕海徼倏光怪來熠燿大龍燭細螢爝不恆出赴感召笙嘹唳鶴窈窕羽人路屯其要青螺堆玉簪峭左參井右丹竈揭清虛不二竅昔王人往昭告始軒轅末徽廟接柴望咸親燎莽劫灰起天燒摧棟宇失朱纒羣鹿豕雜蓬藿予何爲一來弔必甚廢乃大造聖之作賢者紹矧元元語必奧探愈遠理益耀微是理萬有耗文雖徑實非剽庶今來永爲詔

宋自然

自然不知何許人

茅亭客話丁元和者自幼好道不慕聲利疏傲無羈束或晴霽負琴出郭飲酒杖策逍遙于田畝間常言祖父長興元年于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

宋自然常于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辯之至重圍中人皆餓殍宋亦餓殍于州市相識者以簞裹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驅使吏李彥者先往潞州勾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時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勞煩人答以自然于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存空簞其間有一紙文字云云

遺詩

心是靈臺神是室。口爲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溉靈臺。流利關元滋百脈。百脈潤。柯葉青。葉青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煉石燒丹勞爾形。

李浩

浩字太素。不知何許人。隱青城山牡丹坪。與仙人爾朱先生遊。作大丹詩百首行世。或傳舉家仙去。

大丹詩

混沌未分我獨存。包含四象立乾坤。還丹須向此中覓。得此方爲至妙門。煑石烹金煉太元。神仙不肯等閑傳。人能認得其中理。奪盡乾坤造化權。取將白金爲鼎器。鼎成潛伏汞來侵。汞入金鼎終年盡。產出靈砂似太陰。百首荒辭義亦深。因傳同道決疑心。華池本是真神水。神水元來是白金。

彭曉

曉字秀川。永康人。廣政初。授朝散郎。守尙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善修煉養生之道。別號真一子。十國春秋。曉常分魏伯陽參同契爲九十章而註之。以應火候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得一。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今有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行世。參同契通真義後序云。參同契者。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諸丹經理通而契合也。凡修金液還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次究陰陽分擘之象。明水火相克。復爲夫妻。認金水相生。反爲父子。故有男兼女體。則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生汞。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陽含陰也。月者陰也。月中有

兔陰含陽也。此天地顯垂真象。令達者則之。可謂真陰陽也。復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須之理。造化生成之徑。既知其徑。須原其根。根者則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得其根。須取其象。象者則陰陽分擘之象也。既得其象。須循動靜。既循動靜。須知其數。既知其數。須依刻漏。既依刻漏。須明進退。既明進退。須分龍虎。既分龍虎。則南北之界定矣。金木之形全矣。大道之丹成矣。復有內外法象。內外水火。有增竈焉。有鼎室胞胎焉。有爻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擣駕之模範。有離合之形體。此皆頭頭俱備。闕一不可。志士又須徹聲色。去嗜慾。弃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仙友。隱密漕溪。晝夜無怠。方可期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勤爾。故陰真君曰。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也。時孟蜀廣政十年。歲次丁未九月初八日。昌利化飛鶴。

山真一子

彭曉敘

參同契明鏡圖訣詩

造化潛施跡莫窮。簇成真訣指蒙童。三篇祕列八環內。萬象門開一鏡中。離女駕龍爲木塔。坎男乘虎作金翁。同人好道宜精究。究得長生路便通。

至道希夷妙且深。燒丹先認大還心。日爻陰耦生真汞。月卦陽奇產正金。女妊朱砂男孕雪。北藏熒惑丙含壬。兩端指的鉛金祖。莫向諸般取次尋。

丁元和

元和自號淘沙子。不知何許人。廣政時。以詩上後主。不知所終。

茅亭客話。僞蜀辛酉歲。有淘沙子常戴故帽。攜鐵把竹畚。多于寺觀安靜處坐。

臥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諷其自作問谷由來。答以求費別謀。遂于懷探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錠銀。解一錠遺谷。將所攜器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遇僞通奏。

使王昭遠于賓席因  
話及感遇淘沙子事。

上後主詩

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闕外尊。爭以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姓挂乾坤。

可朋

可朋丹稜人。好酒自號醉髡。著有玉壘集。

全唐詩話。可朋少與盧延讓為風雅之交。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曾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

卻垂簾。歐陽炯以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故時調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干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賞釣魚休。杜甫舊居云。傷心盡日聞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詠蝶云。乍當暖景飛仍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寄齊己云。雖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鄰十八賢。予嘗見可朋詩云。虹收青嶂雨。潮落半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題僻。碁為饒人下子低。不減古人。十國春秋。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飲。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敝不休。可朋作耕田鼓詩獻炯。言雖淺近。而極于理。炯遽命撤飲。

耕田鼓詩

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

賦洞庭



周極八百里。凝眸望則勞。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賈客停非久。漁翁轉幾遭。颯然風起處。又是鼓波濤。

贈方干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儉詩藁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何限景。波濤西接洞庭秋。

桐花鳥

五色毛衣比鳳雛。深花叢裏祗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

遠國

國蜀僧

十國春秋。唐莊宗用伶人景進計。恐車駕東征。驟爲變。欲除之。乃使向延嗣至長安。殺衍及宗族。于秦川驛。時有還公傷廢國詩云云。

傷蜀

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基業都成夢。林木蒼蒼噪暮鴉。

慈覺

覺後蜀時僧

茅亭客話。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于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龐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繩床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昇床而坐。夜則入棺。

而臥衣服未嘗更換。人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鹽酪，則受以一大瓶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紀，偃息自若，不誑流俗。其清尚如此。時齒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于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希以木棺置于薪草之上，以火焚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諭，于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于塔中。時有慈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云。

### 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

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村野，祇將淡薄作家風。未省承迎相苟且，南地禪宗盡徧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知大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居蘭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借。寅齋午睡樂哈哈，檀越供須都不謝。鉛身不立五分銅，一句元元豈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畫，鶴性雲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怕，縱逢劫火未爲災。暗裏龍蛇應歎訝，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蓋爲人心難誘化。盡奔名利謾馳驅，個個何幾有般若。分明說與速休心，供家卻道也爛也。張道者不聚徒，甚脫灑。不結遠，公白蓮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 爾鳥

#### 鳥蜀沙門

總龜鳥慕李白，鄙賈鳥蹇澁。乃自諷其詞云：鯨目光燒半海紅，鰲頭浪蹙掀天白。而云：我不能措思於藩籬蹄躡之間，仍精周易佛經爲歌行所掩。

#### 春雨送僧

一作貫休詩

蜀魄關關花雨深，送師衝雨到江潯。不能更折江頭柳，自有青青松柏心。

村寺僧

蒸豚

鬚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飮。軟熟真堪玉筍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

東坡志林。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

以蒸豚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伎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授筆立成詩云云。公大喜。與紫衣賜號。

花蕊夫人徐氏

夫人徐氏。一作費氏。青城人。幼能文。尤長於宮詞。得幸蜀主孟昶。賜號花蕊夫人。入宋備後宮。續湘山野錄。王

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氏。楚氏。秦氏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得一敝紙。所書花蕊夫人詩。乃花蕊手寫。而其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詞。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荆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王相公當時參政。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時。茗溪漁隱叢話。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近有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篔簹。慢裏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沈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杯水上來。輟耕錄。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鬢始上頭。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語。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榴貪結子。乞求自送與君王。娘子俗書也。當作孃。今通為婦女之稱。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老學菴筆記。蜀人謂糊臙為泥臙。花蕊

宮詞云紅錦泥牕透四廊。非曾遊蜀者不解。十國春秋花蕊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七月十五爲後主生辰矣。五國故事言十一月誕辰。號明慶節。非七月也。詞品花蕊夫人照苜蓿驛詞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士促行。後有人戲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柳。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夫人見宋祖。猶作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豈有隨昶行而書此敗節之語乎。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俚。亦狗尾續貂矣。鐵圍山叢談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常造毒藥。爲患不能禁。太宗在晉邸時。數數諫昌陵而不克去。一日兄弟相與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焉。能改齋漫錄徐匡璋納女于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翹輕也。又升號慧妃。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陳無已云。姓費。誤矣。

### 宮詞百首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  
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去碧波中。  
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  
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  
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  
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鱸。隔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

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直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遶岸傍。  
離宮別院遶宮城。金版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  
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鶯築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  
旋移紅樹斲新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虛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  
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遶曲池。能向彩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  
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  
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宣喚近臣來。  
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樓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等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回拋控抱鞍橋。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  
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罽樓船。

內家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溼羅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  
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衫巧製裁。每到岸頭長拍水。競提纖手出船來。  
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沿堤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捲出綵絲縹。  
酒庫新修近水傍。潑醅初熟五雲漿。殿前供御頻宣索。追入花間一陣香。  
白藤花限白銀花。閣子門當寢殿斜。近被宮中知了事。每來隨駕使煎茶。  
西毬場裏打毬回。御宴先於苑內開。宣索教坊諸伎樂。傍池催喚入船來。  
昭儀侍宴足精神。玉燭抽看記飲巡。倚賴識書爲錄事。燈前時復錯瞞人。  
後宮阿監裹羅巾。出入經過苑囿頻。承奉聖顏憂悞失。就中長怕內夫人。  
管弦聲急滿龍池。宮女藏鉤夜宴時。好是聖人親捉得。便將濃墨掃雙眉。  
密室紅泥地火爐。內人冬日晚傳呼。今宵駕幸池頭宿。排比椒房得煖無。  
畫船花舫總新妝。進入池心近島傍。松柏樓窗楠木板。暖風吹過一團香。  
三清臺近苑牆東。樓檻層層映水紅。盡日綺羅人度曲。管絃聲在半天中。  
安排諸院接行廊。外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  
安排竹柵與笆籬。養得新生鶉鴿兒。宣受內家專餵飼。花毛間看總皆知。

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鬢便上頭。按罷霓裳歸院裏。畫樓雲閣總重修。  
金晝香臺出露盤。黃龍雕刻遶朱闌。焚修每遇三元節。天子親簪白玉冠。  
六宮一例雞冠子。新樣交鐫白玉花。欲試澹妝兼道服。面前宣與唾孟家。  
三月櫻桃乍熟時。內人相引看紅枝。回來索取黃金彈。遶樹藏身打雀兒。  
小小宮娥到內園。未梳雲鬢臉如蓮。自從配與夫人後。不使尋花亂入船。  
錦城上起凝煙閣。擁殿遮樓一向高。認得聖顏遙望見。碧闌干映赭黃袍。  
水車踏水上宮城。寢殿簷頭滴滴鳴。助得聖人高枕興。夜涼長作遠灘聲。  
平頭船子小龍床。多少神仙立御傍。旋刺篙竿令過岸。滿池春水蘸紅妝。  
苑東天子愛巡游。御岸花堤枕碧流。新教內人供射鴨。長將弓箭澆池頭。  
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裹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揮鞭橫過小紅樓。  
沈香亭子傍池斜。夏日巡遊歇翠華。簾畔玉盆盛淨水。內人手裏剖銀瓜。  
薄羅衫子透肌膚。夏日初長板閣虛。獨自凭闌無一事。水風涼處讀文書。  
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  
錦鱗躍水出浮萍。荇草牽風翠帶橫。恰似金梭攜碧沼。好題幽恨寫閨情。

春天睡起曉妝成。隨侍君王觸處行。畫得自家梳洗樣。相憑女伴把來呈。  
舞頭皆著畫羅衣。唱得新翻御製詞。每日內庭聞教隊。樂聲飛上到龍墀。  
春早尋花入內園。競傳宣旨欲黃昏。明朝駕幸遊蠶市。暗使羶車就苑門。  
半夜搖船載內家。水門紅蠟一行斜。聖人正在宮中飲。宣使池頭旋折花。  
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沈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尊水上來。  
梨園子弟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慢梳鬢髻著輕紅。春早爭求芍藥叢。近日承恩移住處。夾城裏面占新宮。  
別色官司御輦家。黃衫束帶臉如花。深宮內院參承慣。常從金輿到日斜。  
日高房裏學圍碁。等候官家未出時。爲賭金錢爭路數。專憂女伴怪來遲。  
擣菹冷澹學投壺。箭倚腰身約畫圖。盡對君王稱妙手。一人來射一人輸。  
漫揜紅袖指纖纖。學釣池魚傍水邊。忍冷不禁還自去。釣竿常被別人牽。  
宣城院約池南岸。粉壁紅窗畫不成。總是一人行幸處。徹宵聞奏管弦聲。  
丹霞亭浸池心冷。曲沼門含水腳清。傍岸鴛鴦皆著對。時時出向淺沙行。  
楊柳陰中引御溝。碧梧桐樹擁朱樓。金陵城共滕王閣。畫向丹青也合羞。  
晚來隨駕上城游。行到東西百子樓。回望苑中花柳色。綠陰紅豔滿池頭。



牡丹移向苑中栽。盡是藩方進入來。未到末春緣地暖。數般顏色一時開。  
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  
盤鳳鞍韉閃色妝。黃金壓胯紫游韁。自從揀得真龍種。別置東頭小馬坊。  
翠輦每從城畔出。內人相次簇池隈。嫩荷花裏搖船去。一陣香風逐水來。  
高燒紅燭點銀燈。秋晚花池景色澄。今夜聖人新殿宿。後宮相競覓祇承。  
苑中排比宴秋宵。絃管揜揜各自調。日晚閣門傳聖旨。明朝盡放紫宸朝。  
夜深飲散月初斜。無限宮嬪亂插花。近侍婕妤先過水。遙聞隔岸喚船家。  
宮娥小小豔紅妝。唱得歌聲透畫梁。緣是太妃新進入。座前頒賜小羅箱。  
池心小樣釣魚船。入玩偏宜向晚天。挂得綵帆教便放。急風吹過水門前。  
傍池居住有漁家。收網搖船到淺沙。預進活魚供日料。滿筐跳躍白銀花。  
秋晚紅妝傍水行。競將衣袖撲蜻蜓。回頭瞥見宮中喚。幾度藏身入畫屏。  
御溝春水碧于天。宮女尋花入內園。汗溼紅妝行漸困。岸頭相喚洗花鈿。  
亭高百尺立春風。引得君王到此中。牀上翠屏開六扇。折枝花綻牡丹紅。  
內人承寵賜新房。紅紙泥窗透畫廊。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送與君王。  
翡翠簾前日影斜。御溝春水浸成霞。侍臣向晚隨天步。共看池頭滿樹花。